

...摆脱了...
...后的浓妆;稻田割起...
...家,那一种洁净沉寂,欢欣干燥的农...
...也感觉得出来。



人生漫语丛书

悲恋

BEILIANRENSHENGQIYU

高长虹 许地山等/著
孙硕夫/选编

人生凄语 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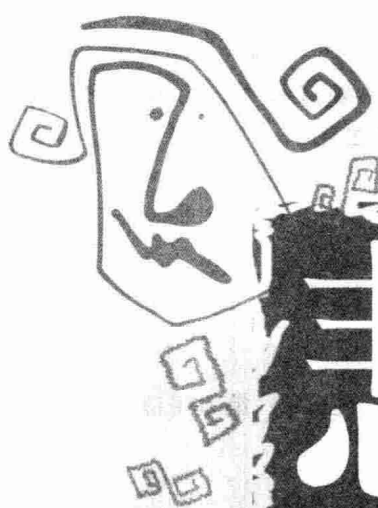
故乡的茶店酒馆,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,而这一位茶店酒馆里的小英雄,初次带我上山去冒险的阿千,却在一年涨大水的时候,喝醉了酒,淹死了。他们的家族,也一个个地死的死,散的散,现在没有生存者了;时间是不饶人的,盛衰起灭也绝对地无常的:阿千之死,同时也带去了我的梦,我的青春!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风一刮,天上的鳞云
失了几分热力,但一碧的
到东海里去了。太阳虽,几回西北风一刮,鳞云
了笑口,富春江的则消
了笑口,富春江的则消

风一刮,鳞云
失了几分热力,但一碧的
到东海里去了。太阳虽,几回西北风一刮,鳞云
了笑口,富春江的则消
了笑口,富春江的则消

...后，摆脱了...
...后的浓妆，稻田割起...
...家，那一种洁净沉寂，欢欣干燥的...
...也感觉得出来。



人生漫语丛书

悲恋

BEILIANRENSHENGQIYU

高长虹 许地山等/著
孙毓夫/选编

人生凄语 ②

故乡的茶店酒馆，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，而这一位茶店酒馆里的小英雄，初次带我上山去冒险的阿干，却在一年涨大水的时候，喝醉了酒，淹死了。他们的家族，也一个个地死的死，散的散，现在没有生存者了；时间是不饶人的，盛衰起灭也绝对地无常的：阿干之死，同时也带去了我的梦，我的青春！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风一刮，天上的鳞云
则消失了几分热力，但一碧的
被吹到东海里去了。太阳虽，几回西北风一刮，
了笑口，富春江的则消失...
许多病叶，..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恋人生凄语/马国亮等著;孙硕夫选编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97. 9 (2006. 6 重印)

(人生漫语丛书)

ISBN 7-80626-159-1

I. 悲... II. ①马... ②孙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6173 号

悲恋人生凄语 (上下卷)

马国亮 等著

孙硕夫 选编

责任编辑:王尔立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125 印张 206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:57.20 元 (全二册)

ISBN 7-80626-159-1

目 录

叶灵凤（文二十一篇）



我将眼睛闭起，想象在一间小房之内，两人面对面俯首坐着，黯然无语；时间是深夜，空气极静谧，灯油尽了，台上只有一只洋烛，被

从没有关紧的窗隙中透进的夜风吹得火焰摇摇不定，一颗颗的白热的融蜡只是从上面继续的淋下……啊！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！

心灵的安慰	(155)
芳 邨	(158)
迁 居	(161)
惜 别	(164)
人去后	(168)
偷 生	(170)



悲恋人生凄语(下卷)

归 来	(173)
春 蚕	(175)
血	(177)
谢 枕	(178)
今后的生涯	(179)
无 题	(180)
灵魂的归来	(183)
生 离	(185)
乡 愁	(187)
秋 怀	(190)
金 镜	(191)
小 楼	(193)
病榻吃言	(194)
桃色的恐怖	(201)
月亮给我的信	(205)

陆 蠡 (文一篇)



姐姐哟，我爱你的头发，因为它们是很长。我把它当作蓊郁的树荫，以为在那被找到荫丛了呢。姐姐，你去了，随着我失去了你的头

目 录

发。姐姐，你应懊悔，不曾把美丽的头发缠住我的头颈，叫我跟你回去。姐姐哟，想起你的肉身不是不敬么？不，姐姐，你不会怪我的。因为你是我肉中之肉啊！

给亡妻 (208)

马国亮（文十八篇）



我挑着一肩的悲哀来到这凄冷的湖边，太阳西下，百鸟归林，残叶颤动于湖畔，草际，林间，叹息着凋零的命运。清清的湖水，起伏的群

山，和那战栗于霜风的寒林，一切的一切，被这深秋的手抓着，在它冰冷的指尖下哀哭，悲吟。

湖畔之秋 (220)

醒来时不见了您 (221)

干了这杯，朋友！ (223)

请听一听，听我这可怜的浪人底歌声 (224)

黄昏 (226)

潮之歌 (228)

这儿有了我的生命 (229)

琴 (230)

在沉默中 (231)



悲恋人生凄语(下卷)

无名英雄墓畔	(233)
对我笑笑吧，好人	(235)
告诉我，我该走哪一条路？	(236)
迷 宫	(238)
此地不可以久留	(239)
莫为我哭泣	(241)
行矣，我毅然踏上征途！	(242)
中 秋	(243)
晚 祷	(244)

任白戈（文一篇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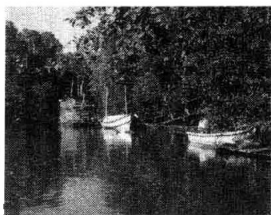
祖母死了！这是最近才从伯父底信中得着的消息。看伯父底口气，似乎他们很轻松地对于这一桩大事，既没有什么哀悼的呼叹，亦没有什么

追念的感伤。我能说些什么呢？我不能说，什么也不能说。我只能说这样的一句话：我是随着祖母而生存的。但是，现在祖母是死了，祖母已经死了多久了！

念祖母	(246)
-----------	-------

目 录

储安平（文两篇）



人是不该太聪明的。太聪明的人，固然有他别人理会不到的乐趣，但同时也就有他别人理会不到的痛楚。我得承认我自己的感受力是太强了，我一天

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。我是一个神经质十足衰弱的人。我常常为许多极琐小的事，不自制地悲伤着。看见好山水，也会流下泪来。

一条河流般的忧郁	(250)
墙	(257)

靳 以（文三篇）



孩子们，不要看见我的泪点便以为我又被哀伤打倒了，我还是很坚强的，看见了你们的信，我忍不住要哭也要笑的，可是那并不是哀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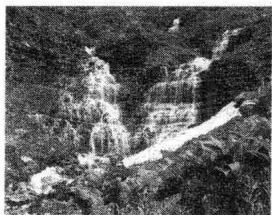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离得很远，重重的山水把遥望的路也遮断了，让我们互相地想念着吧，让我们永久地记忆着吧。

我的怀念	(268)
一天的晚上	(273)
给孩子们	(276)



悲恋人生凄语(下卷)

丽 尼 (文四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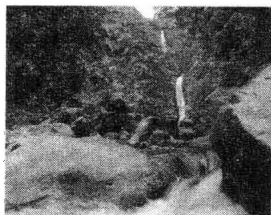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月以来,我只是每天早起就跑出城去,到郊外看飞鹰,或者到山里去听流泉,而傍晚回到城里,所看见的却只是又多了一些新的灰烬。

人们低着头,从幽抑的路灯下面无声走过,或者汉子们持着锄头,用手提灯照着倾塌的房屋,从瓦砾堆里发掘着支离破碎的尸体

- 恶 梦 (280)
- 漂流的心 (287)
- 乌夜啼 (289)
- 急 风 (290)

萧 红 (文四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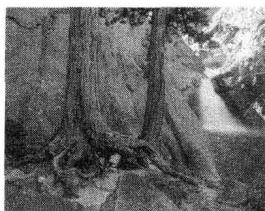
蓝色的电灯,好像通夜也没有关,所以我醒来一次看看墙壁是发蓝的,再醒来一次,也是发蓝的。天明之前,我听到蚊虫在帐子外面

嗡嗡嗡嗡的叫着,我想,我该起来了,蚊虫都吵得这样热闹了。

目 录

小黑狗	(294)
同命运的小鱼	(298)
孤独的生活	(302)
失眠之夜	(305)

陈梦家（文一篇）



当他猛吸那支烟卷，一闪微光里印现一张苍白的圆脸。半天，他立着不响。一缕缕的烟绕在这空虚的黑暗里，浮游一串一串虚幻的圆圈。

我为这突来的奇遇所迷住，正想清一清神来问，却仍旧在观察这幻境的变动。一声沉痛的细语钻进我的耳朵：“死，我要去死！”

一夜之梦	(30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何家槐（文一篇）



沉寂的夏夜。如水的月光，泻上一座古色斑斓的旧屋。这是一座不愉快的房子。幽寂，沉闷，常春藤封固了四壁。几个洞开着的窗户，仿佛都是张牙

露嘴的深渊。松柏的黑影，在窗前鬼魅似的摇曳。



悲恋人生凄语(下卷)

梦醒的时候 (32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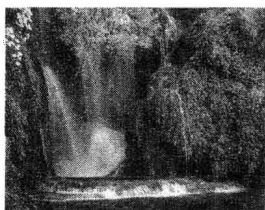
胡也频 (文一篇)



我深深地知道，你是对于一切都抱着悲观的青年，不应该把我的哀怨的情调，弹给你，无端的去震荡你的脆弱的心儿；然而我觉得：没有喝过“酒”的人，是不会知道“酒”的味道。那末，除了你——我亲爱的朋友呵，可怜的我，在这金迷纸醉的人类中，向谁诉说？

无 题 (332)

方 殷 (文一篇)



无数的家正在陷落，无数的人都先丢了家，而自己又仆仆在征途上，有什么理由要我死死地光只看到自己的家，关怀着自己的家呢？我看到无数的家正在倾陷，人的家跟我的家都在这一激流中没落了，我能够单独地拯救自己的家么？

别 (338)

目 录

田 琳（文一篇）



在那里，有几座死魂灵的坟墓，孤独地躺在雨丝的脚底下。因了年久风雨的侵蚀，已经残缺得十分难看。从来没有谁注意到这块土地，也没有谁来访问这些凋零的景色。因此枯萎的草茎中，常有土鼠一类的小动物穿过。从那里，可以望见远方耸立的忠灵塔，村落，黑色的河流。

两 地 (341)

宗 珏（文一篇）



浴着清晨的微风，市景是那样沉静，像一只巨兽在角逐后底疲劳的喘息。我厌倦了那繁杂的市声。静悄悄地溜到那幽娴的湖畔。是初次在沉闷的市廛中，向着清新的地带的旅行，也是初度在温盈的氛围里，作个凄然的小别。

湖山梦语 (344)



悲恋人生凄语(下卷)

白 朗 (文一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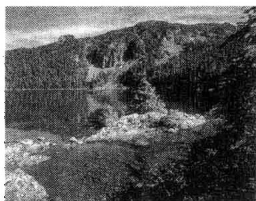
总以为日子久了就会淡忘下去的，为了希望快些忘掉，我渴盼着日子飞逝，日历是一页一页的抛进字纸篓去，三个月的时光并不算短促，

可是那最痛心的影像还是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眼前脑际，于是，我又不能不咒诅时光走得太慢了。不，它简直没有走，分明是永停在那悲剧发生的一刻了。

珍贵的纪念 (347)

叶灵凤（文二十一篇）

叶灵凤（文二十一篇）



我将眼睛闭起，想象在一间小房之内，两人面对面俯首坐着，黯然无语；时间是深夜，空气极静谧，灯油尽了，台上只有一只洋烛，被从没有关紧的窗隙中透进的夜风吹得火焰摇摇不定，一颗颗的白热的融蜡只是从上面继续的淋下……啊！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！

心灵的安慰

——白叶杂记之一

几年以来，都是欢喜将头发乱蓬在头上不加梳理，但是近来忽然变了，却又欢喜用一顶小帽子将它压得很光，而且时常会止不住的走到镜子前去照——这种变迁的原动力是什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阻止不这样做而已。有人对我说蓬头发的意味很深刻；光





悲恋人生凄语（下卷）

的却未免浅薄，叫我仍旧恢复蓬的。我无言可答，我只好报之一笑，因为这二者的选择权实在不操之我自己。这好比一个有了丈夫的女子，忽然又倾心恋爱了旁人，我们拿纪律和道德去劝她叫不要这样做，实在是不可能的事。因为她的心已经变了。

同样，近来我的心差不多也可说变了。

我在无事或读书读倦了的时候，拉过一面镜子来将自己的容颜照照；我看见镜子里映出了一丛头发，两道眉毛，两只眼睛，一条鼻子，两片嘴唇，和脸盘旁两只隐现的耳朵，我总忍不住会出神地凝视。诚然，我的眼睛并不是那妙曼的秋波，我的嘴唇也不是那文学家所喜欢描写的樱瓣，然而它终是我的。我想起了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时，我总忍不住会这样出神的凝视。我再俯下眼帘来，看看我自己的双手，将手指屈起来算算自己的年岁，我便忽然会伤感起来。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，我简直要凑向前去拥住我镜子里的人儿狂吻！

可怜葱郁的青春，将爱情葬进了坟墓，世间只有自己是自己的安慰了！

书籍仅能消磨时间，朋友的聚谈也仅能略忘现实，我现在只有在想到或看见自己时，我才可得到心灵的安慰。——然而这些情形都埋葬在我心灵的深处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第二个人会知道。

我无事时，用左手去抚摩我的右手，或者将两手平放在桌上，默然的静看，或用手掌去抚弄自己的双颊，我都能得到一种陶醉，觉得已经进了坟墓的东西好像又飘然有了一部分归来。

我再拉过镜子来看看自己：眼睛！我的眼睛里虽然并

叶灵凤（文二十一篇）

不能寻出 Charming 的意味，然而这里面却曾溺杀过婉妙的少妇，醉倒过芳丽的姑娘。我再看看嘴唇；我的嘴唇虽然比不上春林红艳的樱实，能引起人的赞颂，然而我分明记得，从这里面轻轻地发出了一个“不”字，也曾使如花的少女登时在我脚前将芳心揉碎！——呵！这样一想，我的眼泪又止不住流下了。

罪过！这杀人的罪过！按礼我应该将我自己赶快毁坏了才是；但是在实际，想起了这些，我只有益发爱惜自己。

爱情是进了坟墓，在这世间，我只有想到或看见自己时，才可得到一些安慰，这叫我怎样忍心将自己毁坏呢？

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偶像。

现在或者还另外有人想把她自己献给我，给我弥补这缺欠，然而迟了，爱情已经进了坟墓，坟墓里的东西是不能再出来的。

我沉在过去的悲哀中，只有当想到或看见自己时，才可转侧一下，我现在是这样地在崇拜自己，我又怎能拂逆我自己的意志呢？

我顺随我自己的指使，我的头发由蓬变成光了。我只有在镜中默然凝视我自己时，我的无限期的创痛才可停止片刻。

我不能去信仰其他的宗教，因为我已将我自己当作了上帝。

现在虽又有许多年青的姑娘们见了我的脸而微笑，然而迟了，这些笑痕简直是等于向智井中投下巨石，是永远激不起波痕的了。因为爱情早已进了坟墓。



芳 邻

——白叶杂记之二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”玫瑰花园中劫后余生的我，近来除了读书和想实现梦中的事业以外，对于其他的一切差不多都灰了心。

有时在路上或坐在车中，瞥见两旁成阵掠过去的窈窕袅娜的身影，总不能引起我凝眸或回首的一顾。面对面呼吸着少女的温馨，我的心儿也同样如对了大理石的雕像，止然无动。

“好了，死了，成功了！我若是‘Thais’中的僧人，我大约总不会再堕到人间来吧？”在不多几时之前，我发现了我自己心怀的冷静，我便这样赞美着我自己。同时，我也感着了孤独的崇高。

然而。惭愧！惭愧！沙岸上的围墙，终不是百年的固业。近来竟因了微微地一点倾慕，我的心儿又舍了冰铁的宝座，站起来左右徘徊了。

这一个游丝般的引得我的心儿下宝座来徘徊的罪人，便是我新近遇到的一位芳邻。

在将近一月之前，因了小小地一点缘故，我拖了一车子旧书，从安居数载的寓所里，送到C君这里来了。我的围墙的坍塌，便在我送来后的第二日，当我偶然将门推开时，看见从我门前飘然掠过了一个娉婷的人影。

这个娉婷的人儿，便是我现在所要讲到的芳邻。

我被这位芳邻引得撇去了我梦想的王国的缘故，是因

BEILIANRENSHENGQIYU